

2022 遇见·哨所乐队

有一种青春
见证青春
有一种歌声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

邱实从没想到,在哨所玩乐队有这么难。从没乐器、缺成员,再到没练习时间……用这位连队指导员的话说就是:“技术生涩,设备简陋,经验不足,没空排练。”然而在邱实心里,驻守长白山深处大盘岭之巔,一个偏僻山头上,一个不知名的哨所中,一个由边防官兵自发组建的乐队,却是他的“小傲娇”。

也还是如他所言:小小乐队能从无到有、在边防哨所茁壮成长,乐队成员能有今天这身本领、今天这个状态,谁说我们不是一个“宝藏乐队”?

乐队的名称“盘岭乐队”,也是邱实起的。那是在3年前的夏天,邱实刚刚到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工作——这位昔日军校校园

中的文艺骨干,把“乐队风”刮到了偏远连队。

邱实报到的哨所,是该旅绵延数百里守防线上,唯一一支建在山顶上的连队。陡峭的山坡上盘过几十道弯,汽车翻山越岭才能抵达这里。

艰苦的戍边环境,考验人的意志力,也培养人的专注意力。喜欢音乐的他,关注了一档电视台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,萌生了组建哨所乐队的想法。

然而,这里是北疆长白山深处。四季风雪不断,一年冷风呼啸,能通过电视转播看到节目,听到音乐,在老兵眼中都是“奢侈的幸福”,又何谈组建乐队呢?

这么难,邱实却把玩乐队的事“搞”成了。他找到有音乐基础的吉他手——中士冯

文剑和下士穆俊良,拉住有钻研天赋的鼓手、下士胡震林,加上自己当主唱。四人组队,抽时间、挤空档排练,一来二去,渐渐配合出了特别的默契。

或动感酷炫、或悠扬真挚……每当音乐声起,主唱邱实都会同步聆听远处群山的回响,仿佛自己和战友正站在霓虹闪烁的舞台上,尽情地歌唱。

邱实觉得,自己唱的是一种态度、一种精神,“这一刻也是青春的见证。驻守的时光总是很漫长,人们终将老去,但总有人正年轻。坚守哨所的我们永远‘正青春’!”

今年夏天的每个周末,他们都会给战友们准备“演出”。每次“音乐节”开始,官兵在星空下合唱,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,更掩饰不住快乐和真诚。

9月初,邱实参加北部战区陆军政治教员比武。授课时,他选取官兵自创的3首歌曲、结合身边的事例进行解读。最终,邱实从高手云集的比武选手中脱颖而出,成功晋级陆军政治教员比武竞赛。消息传来,这个山顶哨所为之沸腾:“咱指导员讲的,不就是‘盘岭乐队’的故事么?”

偏远的山上,生长着一种顽强的精神,支撑着哨所官兵苦中作乐、甘守雪山。邱实这样理解——把群山当听众,把音乐当爱好;音乐,早已成为他们排解寂寞、激发斗志的精神养料。

编辑手记

边关风

午后,驻西藏3197哨所终于雾散云开。太阳破云而出,被浓雾笼罩的哨楼,逐渐在山巅显露。

3197哨所镶嵌在三面绝壁的高地。阳光,透过林中缝隙,照射在哨长邓东城正在固定的木板上。

这一刻,这位哨长的手中,“祖国在我心中”几个大字格外鲜艳、亮眼。

35年前,第一批进驻哨所官兵登上3197哨所。除夕夜,全哨战士吃了一锅“数得清个数”的饺子,若是苦了点,却没有一名战士动过下山的念头。

35年前的“八一”前夕,守哨官兵就地取材,削成一块木板,写下“祖国在我心中”几个大字,悬挂在哨所观察点附近的一棵树上。

光阴如梭。今年9月中旬,临近送菜,哨长邓东城算着日子给连队文书赵锦溪打去电话——让他帮忙准备一块木板,随着物资一起送到哨所附近的半山腰。

想念哨所『独一味』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 通讯员 何宇凤 孙梁

那天,邓东城背着木板,攀登700多级台阶上哨。没有休息,他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木板的加工制作。

取下挂在哨楼旁那棵大树上的旧木板,量尺寸、临摹字体、上色、抹桐油,官兵想方设法把“祖国在我心中”几个大字,拓印到新木板上。

几十年来,哨所历经风吹雨打,一茬茬官兵每隔5年更换一次木板——今年已是第7次更换。

来自河南省周口的上等兵李佰棋,从小就喜欢听革命英雄的故事。李佰棋的爷爷也是一名烈士。去年,李佰棋从爷爷当年经过的那棵大槐树下出发,来到爷爷生前所在的部队守防。

上哨不久,李佰棋参加连队季度体能考核。

那次考核,一起下连的同年兵,各课目成绩突飞猛进,连当初新兵结业考核3公里勉强及格的几个战友,都已达到良好。

李佰棋因缺乏练习,差点没及格。考核后的讲评,指导员李斌对成绩进步的战友,挨个点名表扬。站在队列中,李佰棋的脸红到了脖根。

回到哨所,早上还活力四射的李佰棋,像泄了气的皮球,整个人无精打采。

等一天工作接近尾声,天黑了下来,邓东城把李佰棋叫到了大树下。两人拉起了家常。

那次,李佰棋知道了作为军人,最该有的梦想是“精武梦”。刚开始,3197哨所的活动范围不足80平方米,精武热情在“巴掌大”的地方激情燃烧,2800多级台阶就是“哨所训练场”。

现在条件好了,上级给哨所配发了跑步机等健身器材。中士秦祺平时最爱“撸铁”,值班时每隔一个小时,就会举起哑铃“提提神”。每次秦祺下山,体能考核都在全连名列前茅。

高山哨所,照样能练出精英。听了邓东城的话,李佰棋认识到,原来是自己刚上哨所时,为了学业而忽视了体能。

那之后,李佰棋业务、体能“两手抓”。有了秦祺这个靠谱的体能教练,加之自己刻苦努力,再次下山的李佰棋,体能训练成绩终于让全连刮目相看。

前不久,在外学习回来的李佰棋,因晚上才到连队,不得已在山下留宿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,上山后的李佰棋用刚采摘的竹笋炒了一盘菜。他边吃边说:“怪不得昨晚失眠,原来,我是想这哨所的‘独一味’了。”

长白山深处:有个“盘岭乐队”

■本报记者 刘敏 特约通讯员 柯青坡

新刷的白墙,崭新的乐器,书架上摆放着自制的乐器手工艺品。

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空间。在连队文化活动室——这个没有舞台和灯光的“排练房”里,一群玩乐队的边防军人,唱着自己的歌。

这是一个关于哨所乐队的故事。故事,始于一群年轻人的青春梦想。

缘起

大家都是音乐迷,都喜欢听民谣

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9年。那年夏天,初到边防连队,邱实内心充满纠结:一面对戍边生活的向往,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。也是在那个夏天,一档电视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,成了这个年轻指导员守防生活的“减压阀”。

这个主打青春与怀旧的节目很“火”。80后、90后群体从中重拾少年时代的情愫,也让年轻一代看到了青春“该有的样子”。

高中时,邱实和喜欢音乐的同学组建过一支乐队;考上军校后,他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,在一支乐队里担任主唱。

因为青春,所以闪亮。他觉得,高中3年、大学4年,是自己人生中的闪亮时光。乐队登台演出的时光,则是这闪亮日子中的“开心时刻”。

连队驻扎在长白山深处的大盘岭山巔。这里不畅通的信号,将官兵与大山外面的世界分隔开来。对于初来的邱实来说,守哨的心情就像长白山冬季的阴霾天。

如同植物趋光,人也有向阳的本能。物理上的“断网”,加速了人们对沟通的渴望。当“一米阳光”难寻之时,邱实时常会回想起曾经的“开心时刻”,怀念起尘封的音乐梦想。

一个午后,一次简单的交谈,邱实和中士冯文剑、下士穆俊良,有了共同的话题——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追《乐队的夏天》这档综艺节目。随着了解的深入,邱实还发现,大家都是音乐迷,都喜欢听民谣。

可以听,可不可以唱?

当时,寻遍整个连队,只见一把“生锈”的吉他。但对冯文剑和穆俊良来说,这把吉他绝对是个“宝贝”。很快,三人经常约到一起聊天;巡逻训练之余,老兵们也主动帮助新指导员开展工作。

“民谣+友谊”的元素,犹如阳光照亮了邱实的守防生活,他感到身边有了志同道合的战友,邱实心中那个音乐梦想又绽放了。

理由

组建一支乐队,定格有关青春、理想、诗歌的时光

一间空闲的宿舍,3个人,或坐或站,一把吉他,尽情演奏。

3人组成了一个音乐小队。冯文剑是小队中的吉他手。他同时也是一个“拍摄达人”,喜欢用镜头记录乐队成员们切磋的瞬间。

接下来,乐队的一次文艺晚会,让哨所乐队的组建有了一个契机和理由。“一台成功的晚会,怎能少得了压轴的节目?一个压轴的节目,怎能没有优秀的乐队?”邱实反复动员其他几位战友,成立“盘岭乐队”。

也是从这时起,乐队的成员逐渐



图①:乐队成员冯文剑弹吉他;图②:连队官兵训练归来;图③:邱实(中)带领战友眺望连队驻地对面山上的“八一”浮雕;图④:乐队成员组织排练;图⑤:祁泽成与军犬在一起的休闲时光。

马远凡摄

增加,设备逐步更新。随着“演出”活动增多,越来越多的旅队战友知道了“盘岭乐队”这个名字。

冯文剑和穆俊良当起了“师傅”,定期组织大家排练。乐队逐渐壮大,外围成员几乎扩大到哨所全体官兵。活动场地升级了,从最初的“游击排练”,到如今有了固定活动室。

邱实向旅队报告,为乐队添置了鼓、吉他、贝斯等乐器。作为乐队的最初组建者,邱实还自掏腰包,购买了拾音器、乐谱架。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,大家排练更积极了。

去年,大盘岭山附近建起新的通信基站,满格的手机信号,让官兵们幸福感满满。

新时代戍边军人,不能成为时代的“落伍者”——这一年,在上级关心下,连队建起了图书馆、重修了篮球场,军营唱吧也落户在山巔哨所。

“记录这激情飞扬的戍边岁月,定格有关青春、理想、诗歌的时光。”有了军营唱吧“助攻”,邱实更加积极地组织乐队开展活动,让歌声在大山深处回荡。

热爱

晚风吹过哨塔,热爱在心间传递

执勤训练归来,一抹晚霞点缀着渐渐暗淡的天色,映衬着不远处的哨塔。

被这一刻的景致吸引,乐队成员们哼唱起那首《晚风吹过哨塔》:“晚风吹过哨塔,天边一抹红霞,年轻的士兵巡逻归来,枪口点缀一朵野花……”

这一幕,邱实远远看着,内心涌动欣慰:此情此景,曾在邱实脑海中无数次浮现。

“遥远的边关,美好的年华,忠诚的步伐走过春夏秋冬……”那年夏天,即将军校毕业的夜晚,学院为即将奔赴边海防一线的学员循环播放这首歌。

转眼间,邱实在军旅路上已经走过

十余个春秋冬夏。当初那个没去过边疆、没见过哨塔,对“遥远的边关,美好的年华”充满期待的小伙子,已经成功蜕变为一名边防连队士官。

连队驻地,常年被浓雾笼罩,夏秋蚊虫肆虐,冬季大雪封山。新兵们在山巔的哨所执勤,对老兵常说的那句“雪片被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吹过”,有了真切的体会。

第一次带新兵上哨,看到他们年轻的面庞上坚毅的表情,邱实很感动。

回到宿舍,他对冯文剑说:“我们选一首官兵中传唱度较高的歌曲,结合我们连队的工作生活进行改编。”

这个提议,得到了乐队成员的响应。歌词的改编工作,邱实很快完成了。就这样,乐队有了第一首改编歌——《晨风吹过盘岭》。

“云间的盘岭,戍边的人啊,心怀忠诚足迹遍布春秋冬夏……清爽的晨风,盘岭入云啊,即便失联也有人牵挂你……”改编后的歌词,十分贴近连队生活,很快便在官兵中传唱开来。

这首歌成了连队的“连歌”,还被制作成了MV,在旅队“战士电视台”展播。执勤训练归来,听到营区循环播放着这首歌,邱实说,大家的脚步更轻快了。

成长

歌声唱出勇气,成长在风雪中磨砺

列兵祁泽成有时自己都不敢相信,这一路走来的成长。他是去年9月入伍的大学生士兵。下连之初,这个家在上海的小伙子,无法适应边防艰苦环境,总是一副“提不起精神的样子”。

邱实提议,让祁泽成参加“盘岭乐队”。他认为,年轻人有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,往往就是一次加速成长的机会。

很快,祁泽成接到一项“任务”,教大家学唱《边关战歌》。排练歌曲时,邱实语重心长地启发祁泽成:“当初组建

乐队是为了放松和娱乐,但后来我们发现,乐队存在的理由还有——励志。军人身上必须有血性有斗志,扎根边防靠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”

开饭前,训练前,带头唱起激昂的旋律;特别是巡逻走在雪山上,吼上一句“战歌”,祁泽成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。

一次执勤,天气突变,鹅毛大雪席卷了山巔哨所。夜晚,邱实、祁泽成和另外2名战士被困在了山上。哨点的板房里没有储备足够的御寒物资,他们裹着大衣挤在一起,把仅有的棉被盖在腿上。

祁泽成哪里见过这样的风雪,冻得浑身打哆嗦。

邱实见状凑上来说:“风雪磨砺肝胆,高山挺立脊梁……在这种环境里想想《边关战歌》的歌词,多励志啊……”

那夜风雪中,激昂的歌声从板房里传出,回荡在山谷。祁泽成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,涌动在自己身上。

翌日一早,风雪停歇,祁泽成走在在程的最前面——从懵懂新兵到合格边防军人,他知道,自己又向前迈了一大步。

那次巡逻,让祁泽成读懂了风雪,也读懂了温暖;读懂了歌曲的诗意浪漫,也读懂了歌曲的励志奋进。

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后,大盘岭迎来最冷的日子。在极寒天里巡逻,在崎岖山路上战风斗雪,祁泽成再一次走在了巡逻队伍的最前面。

“你要相信,你可以战胜自己。你只需要勇敢地穿越风雪,无论多难,你都要像歌里唱的那样,在风雪中磨砺肝胆,像高山一样挺立脊梁。”旅队举行中秋晚会,“盘岭乐队”在台上表演了那首《边关战歌》。

一曲完结,作为乐队主唱的祁泽成一边说着心里话,一边望着头顶耀眼的灯光。

当掌声响起,祁泽成仿佛置身一片璀璨的星海,他觉得这样的青春,这样的坚守,值了!